周易程朱傳義折衷

一四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九

元 趙采 撰

䷶ 離下震上

程子曰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豐盛大之義為卦震上離下震動也離明也以明而動動而能明皆致豐之道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程子曰豐爲盛大其義自亨極天下之光大者唯王者能至之假至也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羣生之衆王道之大極豐之道其唯王者乎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治之豈易周爲可憂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无所不及然後无憂也

朱子曰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

為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
勿憂宜日中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
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程子曰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
豐大也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極天下之大也
故豐大之道唯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

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所有既廣所
治既衆當憂慮其不能周及宜如日中之盛明普照
天下无所不至則可勿憂矣如是然後能保其豐大
豈小才小知之所能也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
以為戒日中盛極則有昃昳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
地之盈虚尚與時消息況人與鬼神乎盈虚謂盛衰
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
之跡於萬物盛衰可見其消息也於豐盛之時而為

此誡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易也哉

愚曰豐者盛大之稱當其盛大凡物未有不亨者也夫子作彖辭曰明以動故豐者何此以離震二體言致豐之道也蓋明而不動則明无所用空明而已動而不明則行无所向冥行而已豐亨盛大之治唯明而有為之君能致之故豐曰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者何此以下卦離體而言保豐之道也坎為加憂卦中離見巽伏勿憂也離為日為午

日在午日中也光照天下也宜日中者謂當盛而不
慮衰兢兢業業如捧盤水使之滿而不溢中而不
昃則為長治久安不然盛極必衰治極必亂故下
文便言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以天地日月言却似聖
人到此亦无著力處曰是不然聖人主持造化扶
植天地者也堯之治正日中也不傳子而傳舜故
不昃舜之治亦日中也不傳子而傳禹故不昃周

自文武至於成王亦日中也而周公畢公君陳戒
慎兢業扶持盛治至康王之世頌聲洋溢有如一
日亦未嘗有昃食之證信知宜日中者在人豈可
便謂囿於盈虛消息之數而不以明動保之哉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程子曰雷電皆至離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
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
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唯明克允致刑者以威其

姦惡唯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之象以折獄致刑也噬嗑言先王勑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為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為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用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然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程子曰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

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九明之初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已所配也配雖匹稱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云配四於初云夷也雖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剛陽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明則動无所

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秦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加尚也在他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聖人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均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先壞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均而先己是過旬也一求勝

則不能同矣
朱子曰配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
愚曰離性上升故下卦三爻皆上適於震初九適四以其配之所在也卦以泰九二之四而成豐則九四者成卦之主也四雖配所在而九非其配故曰配主遇者不期而會四不應初而初主之不期會而會故曰遇其配主數窮於十既周則曰旬四

非初配故初雖遇四不可久處然雖旬日尚可无咎所以无咎者以初既遇四四必往初四初相易則初亦尚乎四尚亦配也以下配上曰尚今之尚主是也若過旬日則為災矣數窮則宜變易之道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程子曰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為明之主又得中正

可謂明者也而五在正應之地陰柔不正非能動者二五雖皆陰而在明動相資之時居相應之地才不足耳既其應之才不足資則獨明不能成豐既不能成豐則喪其明功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二至明之才以所應不足與而不能成其豐喪其明功无明功則為昏暗故云見斗斗昏見者也蔀周匝之義用障蔽之物掩晦於明者也斗屬陰而主運之象五以陰柔而當君位日中盛明之時乃見斗猶豐大之時而遇

柔弱之主斗以昏見言見斗則是明喪而暗矣二雖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之君既不能下求於已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忌疾暗主如是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若能以誠信發其

志意則得行其道乃為吉也有孚發若謂以己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茍能發則其吉可知謂柔暗有可發之道也

朱子曰六二居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柔暗故為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必反見疑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虛中有孚之象

愚曰此卦與離卦相似但上九一爻變而不全耳故下三爻離體全有明德者也上三爻離體缺暗而不明者也故彖有昃食之辭爻有蔀斗沛沬之喻而諸爻以明暗為吉凶也蔀者用草覆暖掩蔽之物或曰草苫也震巽為草故曰蔀喻暗也下體離為日中五兊伏艮艮離賁象天文也震少陽其策七天文而數七斗象也六二以明哲中正之才當豐之世而遇六五暗昧之君猶當晝而見夜斗

其暗甚矣五當下求二者也今五暗不應二二若自往以求之五必反見疑何者夜光明月无因而前匹夫且為之按劍况五暗甚二懷明德不待招而往見疑必矣故曰往得疑疾然六二中虛有信之本孚信相感五之疑心必昭然若發矣吉孰大馬象曰信以發志言以二之信發五之志則五之暗昧亦必明矣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

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程子曰沛者古本有作旆字者王弼以為幡幔則是旆也幡幔圍蔽於内者豐其沛其暗更甚於蔀也三明體而反暗於四者所應陰暗故也三居明體之上陽剛得正本能明者也豐之道必明動相資而成三應於上上陰柔又无位而處震之終既終則止矣不能動者也他卦至終則極震至終則止矣三无上之應則不能成豐沬星之微小无名數者見沬暗之甚

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見沬者也右肱人之所
用乃折矣其无能為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
為於天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
右肱也人之為有所失則有所歸咎曰由是故致是
若欲動而无右肱欲為而上无所賴則不能而已更
復何言无所歸咎也三應於上上陰而无位陰柔无
勢力而處既終其可共濟大事乎既无所賴如右肱
之折終不可用矣

朱子曰沛一作旆謂旛幔也其蔽甚於蔀矣沬小星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雖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象占如此

愚按沛古本作旆輔嗣以為旛幔震為玄黃兌金斷之旆也旆之蔽明尤甚於蔀三之上成艮艮離亦天文沬斗後小星隨斗而動者見沬則暗尤甚於見斗三以離體之極至明剛正當豐之世而上六以陰柔極暗應之猶當晝而見斗後小星其暗

極矣斯人也豈可與共大事哉兌為右伏艮為肱
兌折之折右肱也上六暗極既不可以大事三若
從之必罹其咎故自折其右肱以示終不可用右
肱致用者也右肱折尚可用乎退居无能庶幾免
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
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程子曰四雖陽剛為動之主又得大臣之位然以不

中正遇陰暗柔弱之主豈能致豐大也故為豐其蔀
蔀周圍掩蔽之物周圍則不大掩蔽則不明日中見
斗當盛明之時反昏暗也夷主其等夷也相應故謂
之主初四皆陽而居初是其德同又居相應之地故
為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在下之賢以為之助則能致
豐大乎曰在下者上有當位為之與在上者下有賢
才為之助豈无益乎故吉也然而致天下之豐有君
而後能也五陰柔居尊而震體无虛中巽順下賢之

象下雖多賢亦將何為葢非陽剛中正不能致天下之豐也位不當謂以不中正居高位所以暗而不能致豐日中見斗謂幽暗不能光明君陰柔而臣不中正故也陽剛相遇吉之行也下就於初故云行下求則為吉也

朱子曰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為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

愚曰四居震巽之中震巽為草掩蔽覆曖蔀也兌

有伏艮四應離初艮離為天文震動也其策七天文動而七斗也離日為見九四處不當位如在部中自蔽其明又上卦離體毀缺其幽而不明乃自取之非二三比矣夷均也主四也夷主謂初也初與四皆是陽為同德故曰夷主初四雖不應偁四以同德之故行而遇初則亦吉何者四得以資其明也故曰吉行行則吉也初曰往四曰行兩相求而相遇曰配主就初而言也曰夷主就四而言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子曰五以陰柔之才為豐之主固不能成其豐大若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則有福慶復得美譽所謂吉也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才也為五者誠能致之在位而委任之可以致豐大之慶名譽之美故吉也章美之才主二而言然初與三四皆陽剛之才五能用賢則彙征矣二雖陰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賢之在下者也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

之時有相為用之義五若能來章則有慶譽而吉也然六五无虛已下賢之義聖人設此義以為教耳其所謂吉者可以有慶福及於天下也人君雖柔暗若能用賢才則可以為天下之福唯患不能耳

朱子曰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益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占者能如是則如其占矣

愚曰六二離之中爻有明德而含章者也六五能

不自尊屈已以來之則慶集於國家而譽歸於已

六五震體也其所以吉者以明動相資有得賢之

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

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閴其无人自藏也

程子曰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

假躁動甚矣處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致豐

大之功在乎剛健而體陰柔當豐大之任在乎得時

而不當位如上六者處无一當其凶可知豐其屋處太高也蔀其家居不明也以陰柔居豐大而在无位之地乃高亢昬暗自絕於人人誰與之故闚其戸闃其无人也至於三歲之久而不知變其凶宜矣不覿謂尚不見人蓋不變也六居卦終有變之義而不能遷是其才不能也六處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謂其高大之甚闚其戸而无人者雖居豐大之極而實无位之地人以其昬暗自高大故皆棄

絕之自藏避而弗與親也
朱子曰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
為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
之深其凶甚矣
愚曰自二至上有大壯體棟宇之象也震巽為草
蔀也上卦所以不明而暗者以上六也上六為暗
之主所以掩五四而失明者也上以柔暗之極不
知盈虛消息之理自以位高處上而欲豐大其屋

至使屋極翔於天際然物惡太盛盛則必虧上極
必變則豐其屋者乃所以蔀其家言家敗而草蔽
其家也曰闚其戶闃其无人者謂因家敗家人逭
逃鬼瞰其室闃乎其无人跡也曰三歲不覿者謂
自此三歲更不見有人到其家言敗之速也此所
謂中則昃盈則食不能宜日中者也其所以不能
宜日中者以處暗之極也

䷷ 艮下 離上

程子曰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為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為違去不處之象故為旅也又麗乎外亦旅之象

旅小亨旅貞吉

程子曰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

朱子曰旅羇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為去其所止

而不處之象故為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正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而不可須臾離也

愚曰寓於兩間凡有形者莫非旅也天地旅於太虛萬物旅於天地物无久居其所之理故有旅旅客於外也旅无勢无權无親不足以成大事旅得其道可以小亨窮不可以失義困不可以舍命而

客不可以貶損道德故曰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程子曰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乎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於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不能致大亨也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止麗於

明明則不失時宜然後得處旅之道天下之事當隨時各適其宜而旅為難處故稱其時義之大

愚曰彖以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釋繇辭者何旅否變也變否六三之柔而居乎五失其所居而在外旅也然柔得中而能順乎上下之剛不為二剛所掩而小者亨此以上卦六五言旅也變否九五之剛而居於三九居三雖未為失所然自五而反下猶為旅也剛居三成艮艮止也以

艮之止而附麗乎離之明所以為貞而獲吉也此以下卦九三言旅也能順剛能麗明是以小亨是以貞吉旅貞吉繇辭語脉不與小亨接故兩言旅各一義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程子曰火之在髙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

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朱子曰慎刑如山不留如火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程子曰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汚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无能為也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他

卦為大臣之位者異矣

朱子曰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程子曰志意窮迫益自取災也災眚對言則有分獨

言則謂災患耳

六二旅即次懐其資得童僕貞

程子曰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

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

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得就次舍懷畜其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良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强壯處外者僕也二柔順中正故得内外之心在旅所親比者童僕也不云吉者旅遇之際得免於災厲則已善矣

朱子曰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

象占如此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程子曰羇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終无尤悔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程子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

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危厲之道也旅焚失其次舍亦以困傷矣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在旅而以過剛自高待下必喪其忠貞謂失其心也在旅而失其童僕之心為可危也

朱子曰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喪其童僕則不止於失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為義

愚曰九三處艮之上所謂止而麗乎明者也然離

火迫近故有焚次之象諸儒多以九三為處旅不善是不然九三蓋處旅之不幸未見其不善也何者三以剛正而麗明本是正當分曉底人而次焚僕喪羇旅之不幸也兊為毀傷既焚次主安得不傷主傷而童僕死之僕可謂能以正處危厲矣聖人曰僕所以死正者以九三在旅能與下相比其主既義宜僕之喪而得其死力也主不失義僕不失正九三非不善處旅也其焚次喪僕九三之不

幸也二二陰在下故曰與下

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於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程子曰四陽剛雖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下有用柔能下之象得旅之宜也以剛明之才為五所與為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故雖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剛明之才為上下所與乃旅而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也雖在旅為善然上无剛

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云我者據四而言四以近君為當位在旅五不取君義故四為未得位也曰然則以九居四不正為有咎矣曰以剛居柔旅之宜也九以陽明之才欲得時而行其志故雖得資斧於旅為善其心志未快也

朱子曰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

其心有所不快也

愚曰此爻資斧亦因離象而言離為蠃貝資也離為兵巽木貫之斧也九四居上卦之下近文明之君進不為亢退不為卑故在旅而於處進於次矣非惟得資又且得斧斷制矣四之心何以不快也曰九剛德而居陰位非其正也夫德以位行位以正定居非正位而能行正道者无之是以君子不處也齊景公待孔子以季孟之間孔子曰吾老矣

不能用宣王養孟子以萬鍾之禄孟子曰久於齊
非我志聖賢之處旅豈苟然哉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程子曰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
之處旅之至善者也人之處旅能合文明之道可謂
善矣羇旅之人動而或失則困辱隨之動而无失然
後為善離為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
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

命也譽令聞也命福禄也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明之道也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有文明柔順之德則上下與之逮與也能順承於上而上與之為上所逮也在上而得乎下為下所逮也在旅而上下與之所以致譽命也旅者困而未得所安之時也終以譽命終當致譽命也已譽命則非旅也困而親寡則為旅不必在外也

朱子曰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

中道為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為射雉之象雖不无亡
矢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
愚曰六五君位也君不可以旅也而言其義六五
之旅其終也復得人譽受天命則以柔得中乎外
而順乎剛離為雉文明之物人文也當其旅也六
五不敢以文明自居曰吾一矢之无有而何以得
雉所以順乎衆剛以為之矢也然後人皆譽之曰
上能屈己虛心以逮下我不可不盡吾力焉而使

吾君旅於外可乎唐德宗奉天之狩陸贄告之以下罪已之語而人心感悅天命復歸此之謂終以譽命也德宗平時自以為文能致理明能察物威能肅下今皆黜去其所有而无之然後人心復悅天命復歸以上逮下故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

程子曰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

離體其亢可知故取鳥象在旅之時謙降柔和乃可
自保而過剛自高失其所安宜矣巢鳥所安止焚其
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為焚象陽剛自處於
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
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喪牛於易謂忽易以
失其順也離火性上為躁易之象上承鳥焚其巢故
更加旅人字不云旅人則是鳥笑哭也以旅在上而
以尊位自處豈能保其居其義當有焚巢之事方以

極剛自高為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德於躁易是終莫之聞謂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極而號咷矣陽剛不中而處極困有高亢躁動之象而火復炎上則又甚焉

朱子曰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離為飛鳥九動變六成震震為竹葦巽為木鳥隱其中巢也三下卦之上亢之亢也故變次

稱巢以象其高上九處旅而位高亢豈其所宜巽木離火以焚其巢失其所也夫羇旅之人一旦高位曷勝其喜故旅人先笑也樂不知戒禍至而泣故後號咷也卦離目動震有聲笑也兊澤流於目巽號出於口號咷也上六變上二畫成坤坤為牛上六高亢不變坤象隱喪牛也易只作疆場之易牛資之大者上有其牛不知保守喪於疆場雖有告者瞶然不聞剛愎之至也離伏坎坎為耳坎耳

伏不聞也處旅惡高而尤忌太高所以三與上相似而上之焚巢尤凶於三之焚次也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三十

元　趙采　撰

䷸ 巽下巽上

程子曰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覊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為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于陽所以為巽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程子曰卦之才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巽與兊皆剛中正巽兊義亦相類而兊則亨巽乃小亨者兊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兊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内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朱子曰巽入也一陰伏于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為風亦取入義陰為主故其占為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

利見大人也

愚曰陰承陽成巽陰承陽可以亨矣陰為小故曰小亨剛在二五而得中正是以利有攸往柔在初四而順順剛是以利見大人此巽所以小亨也

象曰重巽以申命

程子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又重為重複之義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

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程子曰以卦才言也陽剛居巽而得中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順于剛其才如是雖內柔可以小亨也巽順之道无往不能入故利有攸往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為利故利見

大人也如五二之陽剛中正大人也巽順不於大人
未必不為過也
愚曰彖曰重巽申命者何巽為命内巽命之始外
巽申前之命巽而達之於外夫舉天下而聽命於
一人不有巽以入之不有重巽以申之幾何而不
扞格齟齬哉此以二體言巽也曰剛巽乎中正而
志行者何巽訟之變也訟變六三而之四故上下
皆成巽九二之剛巽乎中也九五之剛巽乎中正

也五之大人有剛健之德巽就乎中正之位使剛不過中健不戾正然後為无不成欲无不遂而其志得行焉此以訟三四相易而言九五巽之中正所以利有攸往也曰柔皆順乎剛者何九二之剛巽乎中而初六之柔順之九五之剛巽乎中正而六四之柔順之剛巽者二五也順剛者初與四也柔皆順乎剛則陰柔亨故曰小亨此以三與四利見大人而言巽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子曰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愚曰一風動一風隨命而又命之象故君子體之以申命行事夫命為事而發者也盤庚三篇為遷都設大誥一篇為黜殷設无事而命則民玩有事

而不命則民惑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程子曰六以陰柔居卑巽而不中處最下而承剛過於卑巽者也陰柔之人卑巽大過則志意恐畏而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其所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剛貞之志則為宜也勉為剛貞則无過卑恐懼之失矣進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

剛貞以立其志則其志治也治謂修立也

朱子曰初以陰居下為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為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正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

愚曰巽為進退為不果故初六言進退而繼之以利武人之貞欲其果也卦互兊兊為右為刑殺有武人象武人剛決者也得武人之貞以治其志則疑可祛懦可立而見義必為不至疑而且進且退

矣此教初六以順剛而勿疑也志疑則進退不決

志治則果決不疑故曰巽德之制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程子曰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卑巽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二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爲過於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過雖非正可以

遠恥辱絕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

也紛若多也茍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

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

以過巽為諂矣二以居柔在下為過巽之象而能使

通其誠意者衆多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為中實之

象中既誠實人自當信之以誠意則非諂畏也所以

吉而无咎

朱子曰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

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為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

愚曰巽卦有牀象又巽卑也為木為股兩木卑而股見焉牀也牀下則卑而又卑謂二在重巽之下也二有剛德而處陰位又在下體過乎巽者也二大臣位卦中互兌兌為口舌為使巫聖人曰二之卑巽用之為大臣則流於諂曲而巽為失用之為

史巫則雖以口舌媚神言辭紛若而二之中實孚誠相感而巽未為不善此其所以吉也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言得中之孚誠所以雖紛若而吉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程子曰三以陽處剛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上以剛亢之質而居巽順之時非能巽者勉而為之故屢失也居巽之時處下而上臨之以巽又四以柔巽相親所乘者剛而上復有重剛雖欲不巽得乎故頻失而

頻巽可吝也三之才質本非能巽而上臨之以巽承重剛而履剛勢不得行其志故頻失而頻巽是其志窮困可吝之甚也

朱子曰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為屢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志窮不若志疑志疑不若志治志治巽之果者也志疑則進退不決志窮則頻數㫖巽而吝九三巽不由中其志窮屈屢㫖以下人喪其剛者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程子曰陰柔無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于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所以得悔亡以如田之獲三品也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為乾豆一供賔客與充庖一頒徒御四能巽于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亡而

復有功天下之事苟善處則悔或可以為功也巽於上下如田之獲三品而遍及上下成巽之功也

朱子曰陰柔無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為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為乾豆一為賔客一以充庖

愚曰初六所謂利武人之貞者正謂六四也六四巽以順五非若初六之進退也其志治故疑悔皆亡其用如武人之貞故田獲三品此柔順乎剛利

見九五之大人而有功也初六遠於五故志疑而
進退六四近於五故志治而有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程子曰五居尊位為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處得中
正盡巽之善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
足在巽當戒也既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貞正中也
處巽出令皆以中正為吉柔巽而不貞則有悔安能

无所不利也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更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之道當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已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解在蠱卦九五之吉以處正中也得正中之道則吉而其悔亡也正中謂不過无不及无過不及正得其中也處柔巽與出命令唯得中為善

失中則悔也

朱子曰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于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于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

愚聞劉文讜先生曰蠱之六五柔也而其變以剛則為巽矣故爻辭曰正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

言巽之所頼者獨九五之正雖失之於始因更而有終也夫蠱蔽事之積也蠱而無所始則極壊而後已故蠱當振作之于始而謂之甲巽卑柔之積也巽而无所終則風靡而已矣故巽當變更之於終而謂之庚蠱彖言終則有始則不可以不圖其始巽五言无初有終則不可以不圖其終此甲庚二義聖人特於蠱巽之卦發之也爻詞凡兩言吉德以貞爲吉命以申爲吉此二吉者非九五以剛

德而位中正不能故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

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程子曰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巽之極過於巽也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為凶也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也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

爲正乎乃凶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爲正乎復
斷之曰乃凶也
朱子曰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
也如是則雖正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剛陽之德故
其象占如此
愚曰上九亦言牀下者何巽之極也巽之極者以
不巽之極也諺曰敢於淩人者必敢於下人上亢
而窮所以巽在牀下焉二巽牀下无資斧可喪未

見其害上巽牀下有資斧而喪之正是凶也資者惟辟作福之具斧者惟辟作威之具也平王假晉文侯以彤弓矢而周以東惠王假齊桓公以存三亡國而周以替喪資斧之凶也

䷹ 兌下兌上

程子曰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

兌亨利貞

程子曰兊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為邪諂而有悔咎故戒利貞也

朱子曰兊說也一隂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為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于正盖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為說亨剛中故能利正亦一義也

愚曰兌雖亨必曰利貞者我之說人必求諸道人之說我必求諸非道而後足以為兌之正兌利於正戒其妄相說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程子曰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

物和柔之象故為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貞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于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

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為本故聖人贊其大應

應對之應

愚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故彖曰兑說也曰剛中

而柔外者何兑巽之反也反初六而為上六反六

四而為六三柔皆說乎外二五以剛而不失其中

此以巽反兑而言兑也惟剛中故說而惟柔柔外

故利於正又柔外為說亨剛中故利貞二說皆通

兑雖為說而不可以妄說故曰說以利貞是以順

乎天而應乎人此一句疑是繇詞盖彖中言是以者皆引文王繇詞而發明之也天无私剛中而貞所以順乎天人不能无私柔外而說所以應乎人此以二五三上而言兌也曰說以先民說以犯難者何郭氏曰說在事為之先則民可忘勞說在患難之先則民可忘死夫民豈樂於勞與死哉上之人有說道以鼓舞之彼犯險阻蹈白刃所甘心焉耳孟子曰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

死不怨殺者逆道生道即說道也此廣說之義大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子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

康節邵子曰兌說也其他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无

說於此故言其極也

愚曰說于物者有害亦有厭說于道者无害亦无厭始也講習而說及深造自得則樂矣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程子曰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係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為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為說而无所偏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有求而利則

涉於邪諂初隨時順處心无所係无所為也以利而
已是以吉也象又以其處說在下而非中正故云行
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
則无是言也說以中正為本爻直陳其義象則推而
盡之
愚曰九以陽德之剛處兌說之初无應于四與二
同德而相親比和說者也兩剛相和說而不流吉
莫大焉象曰行未疑何謂也初九遠於六三无嫌

於說小人九二未疑也二之上巽巽為不果疑也
二未涉巽未疑也觀此見初與二可謂道義之說
二有位初無位貴賤之勢如是其懸絶也二剛德
初亦剛兩剛之情如此其落落也然初和二而說
正二受初而无疑豈非道義之合與子思顔班之
從費惠公樂正裘牧仲之從孟獻子類此
九二孚兑吉悔亡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程子曰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

剛中之德孚信内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守而亡也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

朱子曰剛中為孚居隂為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

愚曰二近比六三小人而无應于九五之君君臣

扞格宜悔且凶然二以陽剛中實之孚履柔爻大臣之位誠可以動金石信可以及豚魚而況于君乎一孚上徹君臣相説而悔亡矣象曰信志也言五信二之誠心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程子曰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説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説也比于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求説所以凶也之内為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内者以同體

而陰性下也失道下行也自處不中正无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

朱子曰陰柔不中正爲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其說凶之道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程子曰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間謂之介分限

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説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係所從耳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説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

朱子曰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説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

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為
戒深矣
九五孚于剥有厲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程子曰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説道之善矣而聖
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無戒也戒所當
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然不敢肆其
惡也聖人亦説其能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
賢之可説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

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彊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為實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于善聖人為戒之意深矣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為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戒孚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密比陰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也

朱子曰剥謂陰能剥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剥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危也

愚曰諸家多謂九五以正當之位而信小人有危之道觀爻象詞氣殆未然也夫剥者以陰消陽之名上六之引兌欲引陰而剥陽者也使九五而信之則失其所以為君矣凶可必也豈特有危之道

而已哉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此非不足於九五之辭也蓋謂九五之剛能孚於剝如堯之孚信行乎四凶而四凶不得以害堯之治也然猶曰有厲何哉巧言令色孔壬固堯之所畏而佞人云者孔子之所謂殆而欲遠之今兌之九五一陰在上欲引其類以剝陽能无危乎此舜所以卒欲去四凶也兌之二五皆曰孚二五皆中實也故曰孚二之孚信於五五之孚信於上六此如詩萬邦作孚之

孚非信所能盡也故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人惟其正也而后邪說不得以相亂事惟其當也而后巧言不得以相易九五之所居者正且當也此其所以能孚于剝與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程子曰他卦至極則變兌為說極則愈說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已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至悔吝何也曰方言其說不知已未見

其所說善惡也又下乗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說六三則承乗皆非正是以有凶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彊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

朱子曰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爲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

其吉凶

乾隆御覽之寶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三十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録舉人臣馬衍宗
謄録監生臣楊可震